資治通鑑/卷16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六十五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六十六 梁紀二十二

► 卷一百六十七

起旃蒙大淵獻，盡柔兆困敦，凡二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66卷
卷第一百六十六

【梁紀二十二】 起旃蒙大淵獻，盡柔兆困敦，凡二年。

敬皇帝紹泰元年（乙亥，公元五五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午朔，邵陵太守劉棻將兵援江陵，至三百里灘，部曲宋文徹殺之，帥其眾還據邵陵。

梁王察即皇帝位於江陵，改元大定；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，廟號高宗，妃蔡氏為昭德皇后；尊其母龔氏為皇太后，立妻王氏為皇后，子嶚為皇太子。賞刑制度並同王者，唯上疏於魏則稱臣，奉其正朔。至於官爵其下，亦依梁氏之舊，其勳級則兼用柱國等名。以咨議參軍蔡大寶為侍中、尚書令，參掌選事；外兵參軍太原王操為五兵尚書。大寶嚴整有智謀，雅達政事，文辭贍速，後梁主推心任之，以為謀主，比之諸葛孔明；操亦亞之。追贈邵陵王綸太宰，謚曰壯武；河東王譽丞相，謚曰武桓。以莫勇為武州刺史，魏永壽為巴州刺史。

湘州刺史王琳將兵自小桂北下，至蒸城，聞江陵已陷，為世祖發哀，三軍縞素，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。琳屯兵長沙，傳檄州郡，為進取之計。長沙王韶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為盟主。

齊主使清河王岳將兵攻魏安州，以救江陵。岳至義陽，江陵陷，因進軍臨江，郢州刺史陸法和及儀同三司宋菏舉州降之；長史江夏太守王銛不從，殺之。甲午，齊召岳還，使儀同三司清都慕容儼戍郢州。王僧辯遣江州刺史侯瑱攻郢州，任約、徐世譜、宜豐侯循皆引兵會之。

辛丑，齊立貞陽侯淵明為梁主，使其上黨王渙將兵送之，徐陵、湛海珍等皆聽從淵明歸。

二月，癸丑，晉安王至自尋陽，入居朝堂，即梁王位，時年十三。以太尉王僧辯為中書監、錄尚書、驃騎大將軍、都督中外諸軍事，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，以南豫州刺史侯瑱為江州刺史，湘州刺史蕭循為太尉，廣州刺史蕭勃為司徒，鎮東將軍張彪為郢州刺史。

齊主先使殿中尚書邢子才馳傳詣建康，與王僧辯書，以為：「嗣主沖藐，未堪負荷。彼貞陽侯，梁武猶子，長沙之胤，以年以望，堪保金陵，故置為梁王，納於彼國。卿宜部分舟艫，迎接今主，並心一力，善建良圖。」乙卯，貞陽侯淵明亦與僧辯書求迎。僧辯復書曰：「嗣主體自宸極，受於文祖。明公倘能入朝，同獎王室，伊、呂之任，僉曰仰歸；意在主盟，不敢聞命。」甲子，齊以陸法和為都督荊、雍等十州諸軍事、太尉、大都督、西南道大行台，又以宋菏為郢州刺史，菏弟篷為湘州刺史。甲戌，上黨王渙克譙郡。己卯，淵明又與僧辯書，僧辯不從。

魏以右僕射申徽為襄州刺史。

侯平攻後梁巴、武二州，故劉棻主帥趙朗殺宋文徹，以邵陵歸於王琳。

三月，貞陽侯淵明至東關，散騎常侍裴之橫御之。齊軍司尉瑾、儀同三司蕭軌南侵皖城，晉州刺史蕭惠以州降之。齊改晉熙為江州，以尉瑾為刺史。丙戌，齊克東關，斬裴之橫，俘數千人；王僧辯大懼，出屯姑孰，謀納淵明。

丙申，齊主還鄴，封世宗二子孝珩為廣寧王，延宗為安德王。

孫□易聞江陵陷，棄廣州還，曲江侯勃復據有之。

魏太師泰遣王克、沈炯等還江南。泰得庾季才，厚遇之，令參掌太史。季才散私財，購親舊之為奴婢者。泰問：「何能如是？」對曰：「僕聞克國禮賢，言之道也。今郢都覆沒，其君信有罪矣，搢紳何咎，皆為皁隸！鄙人羈旅，不敢獻言，誠切哀之，故私購之耳。」泰乃悟，曰：「吾之過也！微君，遂失天下之望！」因出令，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。夏，四月，庚申，齊主如晉陽。

五月，庚辰，侯平等擒莫勇、魏永壽。江陵之陷也，永嘉王莊生七年矣，尼法慕匿之，王琳迎莊，送之建康。

庚寅，齊主還鄴。

王僧辯遣使奉啟於貞陽侯淵明，定君臣之禮，又遣別使奉表於齊，以子顯及顯母劉氏、弟子世珍為質於淵明，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，因求以晉安王為皇太子；淵明許之。淵明求度衛士三千，僧辯慮其為變，止受散卒千人。庚子，遣龍舟法駕迎之。淵明與齊上黨王渙盟於江北，辛丑，自採石濟江。於是梁輿南渡，齊師北返。僧辯疑齊，擁楫中流，不敢就西岸。齊侍中裴英起衛送淵明，與僧辯會於江寧。癸卯，淵明入建康，望朱雀門而哭，道逆者以哭對。丙午，即皇帝位，改元天成，以晉安王為皇太子，王僧辯為大司馬，陳霸先為侍中。

六月，庚戌朔，齊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，自幽州夏口西至恆州九百餘里，命定州刺史趙郡王睿將兵監之。睿，琛之子也。

齊慕容儼始入郢州，而侯瑱等奄至城下，儼隨方備御，瑱等不能克；乘間出擊瑱等軍，大破之。城中食盡，煮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之，與士卒分甘共苦，堅守半歲，人無異志。貞陽侯淵明立，乃命瑱等解圍，瑱還鎮豫章。齊人以城在江外難守，因割以還梁。儼歸，望齊主，悲不自勝。齊主呼前，執其手，脫帽看發，歎息久之。

吳興太守杜龕，王僧辯之婿也。僧辯以吳興為震州，用龕為刺史，又以其弟侍中僧愔為豫章太守。

壬子，齊主以梁國稱藩，詔凡梁民悉遣南還。

丁卯，齊主如晉陽；壬申，自將擊柔然。秋，七月，己卯，至白道，留輜重，帥輕騎五千追柔然，壬午，及之於懷朔鎮。齊主親犯矢石，頻戰，大破之。至於沃野，獲其酋長，及生口二萬餘，牛羊數十萬。壬辰，還晉陽。

八月，辛巳，王琳自蒸城還長沙。

齊主還鄴，以佛、道二教不同，欲去其一，集二家學者論難於前，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；有不從者，殺四人，乃奉命。於是齊境皆無道士。

初，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，情好甚篤，僧辯為子頠娶霸先女，會僧辯有母喪，未成昏。僧辯居石頭城，霸先在京口，僧辯推心待之，頠兄顗屢諫，不聽。及僧辯納貞陽侯淵明，霸先遣使苦爭之，往返數四，僧辯不從。霸先切歎，謂所親曰：「武帝子孫甚多，唯孝元能復仇雪恥，其子何罪，而忽廢之！吾與王公並處托孤之地，而王公一旦改圖，外依戎狄，援立非次，其志欲何所為乎！」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彩金銀為賞賜之具。

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，僧辯遣記室江旰告霸先，使為之備。霸先因是留旰於京口，舉兵襲僧辯。九月，壬寅，召部將侯安都、周文育及安陸徐度、錢塘杜稜謀之。稜以為難，霸先懼其謀洩，以手巾絞稜，悶絕於地，因閉於別室。部分將士，分賜金帛，以弟子著作郎曇朗鎮京口，知留府事，使徐度、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，霸先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。是夜，皆發，召杜稜與同行。知其謀者，唯安都等四將，外人皆以為江旰徵兵御齊，不之怪也。

甲辰，安都引舟艦將趣石頭，霸先控馬未進，安都大懼，追霸先罵曰：「今日作賊，事勢已成，生死須決，在後欲何所望！若敗，俱死，後期得免斫頭邪？」霸先曰：「安都嗔我！」乃進。安都至石頭城北，棄舟登岸。石頭城北接岡阜，不甚危峻。安都被甲帶長刀，軍人捧之，投於女垣內，眾隨而入，進及僧辯臥室。霸先兵亦自南門入。僧辯方視事，外白有兵，俄而兵自內出。僧辯遽走，遇子頠，與俱出閣，帥左右數十人苦戰於廳事前，力不敵，走登南門樓，拜請求哀。霸先欲縱火焚之，僧辯與頠俱下就執。霸先曰：「我有何辜，公欲與齊師賜討？」且曰：「何意全無備？」僧辯曰：「委公北門，何謂無備？」是夜，霸先縊殺僧辯父子。既而竟無齊兵，亦非霸先之譎也。前青州刺史新安程靈洗帥所領救僧辯，力戰於石頭西門，軍敗。霸先遣使招諭，久之乃降。霸先義之，以為蘭陵太守，使助防京口。乙巳，霸先為檄佈告中外，列僧辯罪狀，且曰：「資

斧所指，唯王僧辯父子兄弟，其餘親黨，一無所問。」

丙午，貞陽侯淵明遜位，出就邸，百僚上晉安王表，勸進。冬，十月，己酉，晉安王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，中外文武賜位一等。以貞陽侯淵明為司徒，封建安公。告齊云：「僧辯陰圖篡逆，故誅之。」仍請稱臣於齊，永為藩國。齊遣行台司馬恭與梁人盟於歷陽。

辛亥，齊主如晉陽。

壬子，加陳霸先尚書令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車騎將軍、揚、南徐二州刺史。癸丑，以宜豐侯循為太保，建安公淵明為太傅，曲江侯勃為太尉，王琳為車騎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

戊午，尊帝所生夏貴妃為皇太后，立妃王氏為皇后。

杜龕恃王僧辯之勢，素不禮於陳霸先。在吳興，每以法繩其宗族，霸先深怨之。及將圖僧辯，密使兄子茜還長城，立柵以備龕。僧辯死，龕據吳興拒霸先，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。吳郡太守王僧智，僧辯之弟也，亦據城守。陳茜至長城，收兵才數百人，杜龕遣其將杜泰將精兵五千奄至，將士相視失色。茜言笑自若，部分益明，眾心乃定。泰日夜苦攻數旬，不克而退。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，義興屬縣卒皆霸先舊兵，善用弩，韋載收得數十人，系以長鎖，命所親監之，使射文育軍，約曰：「十發不兩中者死。」故每發輒斃一人，文育軍稍卻。載因於城外據水立柵，相持數旬。杜龕遣其從弟北叟將兵拒戰，北叟敗，歸於義興。霸先聞文育軍不利，辛未，自表東討，留高州刺史侯安都、石州刺史杜稜宿衛台省。甲戌，軍至義興，丙子，拔其水柵。

譙、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，僧辯之甥也。僧辯死，嗣先亡就嗣徽，嗣徽以州入於齊。及陳霸先東討義興，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，將精兵五千乘虛襲建康，是日，入據石頭，游騎至闕下。侯安都閉門藏旗幟，示之以弱，令城中曰：「登陴窺賊者斬！」及夕，嗣徽等收兵還石頭。安都夜為戰備，將旦，嗣徽等又至，安都帥甲士三百開東、西掖門出戰，大破之，嗣徽等奔還石頭，不敢復逼台城。

陳霸先遣韋載族弟翽繼書諭載，丁丑，載及杜北叟皆降，霸先厚撫之，以翽監義興郡，引載置左右，與之謀議。霸先卷甲還建康，使周文育討杜龕，救長城。將軍黃他攻王僧智於吳郡，不克，霸先使寧遠將軍裴忌助之。忌選所部精兵輕行倍道，自錢塘直趣吳郡，

夜，至城下，鼓噪薄之。僧智以為大軍至，輕舟奔吳興。忌入據吳郡，因以忌為太守。

十一月，己卯，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孰，以應徐嗣徽、任約。陳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柵於冶城。庚辰，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、楚州刺史劉士榮、淮州刺史柳達摩將兵萬人於胡墅度米三萬石、馬千匹入石頭。霸先問計於韋載。載曰：「齊師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，略地東境，則時事去矣。今可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，以通東道轉輸，分兵絕彼之糧運，使進無所資，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。」霸先從之。癸未，使侯安都夜襲胡墅，燒齊船千餘艘；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輸，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；仍遣韋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，使杜稜守之。齊人於倉門、水南立二柵，與梁兵相拒。壬辰，齊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。

初，齊平秦王歸彥幼孤，高祖令清河昭武王岳養之，岳情禮甚薄，歸彥心銜之。及顯祖即位，歸彥為領軍大將軍，大被寵遇，岳謂其德己，更倚賴之。岳屢將兵立功，有威名，而性豪侈，好酒色，起第於城南，廳事後開巷。歸彥譖之於帝曰：「清河僭擬宮禁，制為永巷，但無闕耳。」帝由是惡之。帝納倡婦薛氏於後宮，岳先嘗因其姊迎之至第。帝夜遊於薛氏家，其姊為父乞司徒。帝大怒，懸其姊，鋸殺之。讓岳以奸，岳不服，帝益怒，乙亥，使歸彥鴆岳。岳自訴無罪，歸彥曰：「飲之則家全。」飲之而卒，葬贈如禮。

薛嬪有寵於帝，久之，帝忽思其與岳通，無故斬首，藏之於懷，出東山宴飲。勸酬始合，忽探出其首，投於柈上，支解其屍，弄其髀為琵琶，一座大驚。帝方收取，對之流涕曰：「佳人難再得！」載屍以出，被發步哭而隨之。

甲辰，徐嗣徽等攻冶城柵，陳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，嗣徽等大敗，留柳達摩等守城，自往採石迎齊援。

以郢州刺史宜豐侯循為太保，廣州刺史曲江侯勃為司空，並征入侍。循受太保而辭不入。勃方謀舉兵，遂不受命。

鎮南將軍王琳侵魏，魏大將軍豆盧寧御之。

十二月，癸丑，侯安都襲秦郡，破徐嗣徽柵，俘數百人。收其家，得其琵琶及鷹，遣使送之曰：「昨至弟處得此，今以相還。」嗣徽大懼。丙辰，陳霸先對冶城立航，悉渡眾軍，攻其水南二柵。柳達摩等渡淮置陳，霸先督兵疾戰，縱火燒柵，齊兵大敗，爭舟相

擠，溺死者以千數，呼聲震天地，盡收其船艦。是日，嗣徽與任約引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，霸先遣兵詣江寧，據險要。嗣徽等水步不敢進。頓江寧浦口，霸先遣侯安都將水軍襲破之，嗣徽等單舸脫走，盡收其軍資器械。

己未，霸先四面攻石頭，城中無水，升水直絹一匹。庚申，達摩遣使請和於霸先，且求質子。時建康虛弱，糧運不繼，朝臣皆欲與齊和，請以霸先從子曇朗為質。霸先曰：「今在位諸賢欲息肩於齊，若違眾議，謂孤愛曇朗，不恤國家，今決遣曇朗，棄之寇庭。齊人無信，謂我微弱，必當背盟。齊寇若來，諸君須為孤力鬥也！」乃以曇朗及永嘉王莊、丹楊尹王沖之子鋹為質，與齊人盟於城外，將士咨其南北。辛酉，霸先陳兵石頭南門，送齊人歸北，徐嗣徽、任約皆奔齊。收齊馬仗船米，不可勝計。齊主誅柳達摩。壬戌，齊和州長史烏丸遠自南州奔還歷陽。

江寧令陳嗣、黃門侍郎曹朗據姑孰反，霸先命侯安都等討平之。霸先恐陳曇朗亡竄，自帥步騎至京口迎之。

交州刺史劉元偃帥其屬數千人歸王琳。

魏以侍中李遠為尚書左僕射。

魏益州刺史宇文貴使譙淹從子子嗣誘說淹，以為大將軍，淹不從，斬子嗣。貴怒，攻之，淹自東遂寧徙屯墊江。

初，晉安民陳羽，世為閩中豪姓，其子寶應多權詐，郡中畏服。侯景之亂，晉安太守賓化侯雲以郡讓羽，羽老，但治郡事，令寶應典兵。時東境荒饉，而晉安獨豐衍。寶應數自海道出，寇抄臨安、永嘉、會稽，或載米粟與之貿易，由是能致富強。侯景平，世祖因以羽為晉安太守。及陳霸先輔政，羽求傳郡於寶應，霸先許之。

是歲，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古制降爵為公，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為公。

突厥木桿可汗擊柔然主鄧叔子，滅之，叔子收其餘燼奔魏。木桿西破厭噠，東走契丹，北並契骨，威服塞外諸國。其地東自遼海，西至西海，長萬里，南自沙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屬焉。木桿恃其強，請盡誅鄧叔子等於魏，使者相繼於道。太師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，盡殺之於青門外。

初，魏太師泰以漢、魏官繁，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《周禮》更定六官。

敬皇帝太平元年（丙子，公元五五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丑，魏初建六官，以宇文泰為太師、大冢宰，柱國李弼為太傅、大司徒，趙貴為太保、大宗伯，獨孤信為大司馬，於謹為大司寇，侯莫陳崇為大司空。自餘百官，皆仿《周禮》。

戊寅，大赦，其與任約、徐嗣徽同謀者，一無所問。癸未，陳霸先使從事中郎江旰說徐嗣徽使南歸，嗣徽執旰送齊。

陳茜、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。龕勇而無謀，嗜酒常醉，其將杜泰陰與茜等通。龕與茜等戰，敗，泰因說龕使降，龕然之。其妻王氏曰：「霸先仇隙如此，何可求和！」因出私財賞募，復擊茜等，大破之。既而杜泰降於茜，龕尚醉未覺，茜遣人負出，於項王寺前斬之。王僧智與其弟豫章太守僧愔俱奔齊。

東揚州刺史張彪素為王僧辯所厚，不附霸先。二月，庚戌，陳茜、周文育輕兵襲會稽，彪兵敗，走入若邪山中，茜遣其將吳興章昭遠追斬之。東陽太守留異饋茜糧食，霸先以異為縉州刺史。

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，亦擁兵據豫章及江州，不附霸先。霸先以周文育為南豫州刺史，使將兵擊湓城，庚申，又遣侯安都、周鐵虎將舟師立柵於梁山，以備江州。

癸亥，徐嗣徽、任約襲採石，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送於齊。

後梁主擊侯平於公安，平與長沙王韶引兵還長沙。王琳遣平鎮巴州。

三月，壬午，詔雜用古今錢。

戊戌，齊遣儀同三司蕭軌、庫狄伏連、堯難宗、東方老等與任約、徐嗣徽合兵十萬入寇，出柵口，向梁山。陳霸先帳內蕩主黃叢逆擊，破之，齊師退保蕪湖。霸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就侯安都，共據梁山以御之。周文育攻湓城，未克，召之還。夏，四月，丁巳，霸

先如梁山巡撫諸軍。

乙丑，齊儀同三司婁睿討魯陽蠻，破之。

侯安都輕兵襲齊行台司馬恭於歷陽，大破之，俘獲萬計。

魏太師泰尚孝武妹馮翊公主，生略陽公覺；姚夫人生寧都公毓。毓於諸子最長，娶大司馬獨孤信女。泰將立嗣，謂公卿曰：「孤欲立子以嫡，恐大司馬有疑，如何？」眾默然，未有言者。尚書左僕射李遠曰：「夫立子以嫡不以長，略陽公為世子，公何所疑！若以信為嫌，請先斬之。」遂拔刀而起。泰亦起，曰：「何至於是！」信又自陳解，遠乃止。於是群公並從遠議。遠出外，拜謝信曰：「臨大事不得不爾！」信亦謝遠曰：「今日賴公決此大議。」遂立覺為世子。

太師泰北巡。

五月，齊人召建安公淵明，詐許退師，陳霸先具舟送之。癸未，淵明疽發背卒。甲申，齊兵發蕪湖，庚寅，入丹楊縣，丙申，至秣陵故治。陳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，徐度頓馬牧，杜稜頓大航南以御之。

齊漢陽敬懷王洽卒。

辛丑，齊人跨淮，立橋柵渡兵，夜至方山。徐嗣徽等列艦於青墩，至於七磯，以斷周文育歸路。文育鼓噪而發，嗣徽等不能制；至旦，反攻嗣徽。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，文育乘單舸艋與戰，跳入艦中，斬砰，仍牽其艦而還。嗣徽眾大駭，因留船蕪湖，自丹楊步上。陳霸先追侯安都、徐度皆還。

癸卯，齊兵自方山進及倪塘，游騎至台，建康震駭。帝總禁兵出頓長樂寺，內外纂嚴。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，適與周文育會。將戰，風急，霸先曰：「兵不逆風。」文育曰：「事急矣，何用古法！」抽槊上馬先進，眾軍從之，風亦尋轉，殺傷數百人。侯安都與嗣徽等戰於耕壇南，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陳，破之，生擒齊儀同三司乞伏無勞。霸先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，襲齊行台趙彥深於瓜步，獲艦百餘艘，粟萬斛。

六月，甲辰，齊兵潛至鐘山，侯安都與齊將王敬寶戰於龍尾，軍主張纂戰死。丁未，齊

師至幕府山，霸先遣別將錢明將水軍出江乘，邀擊齊人糧運，盡獲其船米。齊軍乏食，殺馬驢食之。庚戌，齊軍逾鐘山，霸先與眾軍分頓樂游苑東及覆舟山北，斷其衝要。壬子，齊軍至玄武湖西北，將據北郊壇，眾軍自覆舟東移頓壇北，與齊人相對。

會連日大雨，平地水丈餘，齊軍晝夜坐立泥中，足指皆爛，懸鬲以爨，而台中及潮溝北路燥，梁軍每得番易。時四方壅隔，糧運不至，建康戶口流散，徵求無所。甲寅，少霽，霸先將戰，調市人得麥飯，分給軍士，士皆饑疲。會陳茜饋米三千斛、鴨千頭，霸先命炊米煮鴨，人人以荷葉裹飯，緄以鴨肉數臠。乙卯，未明，蓐食，比曉，霸先帥麾下出莫府山。侯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：「卿驍勇有名，千間不如一見。」摩訶對曰：「今日令公見之。」及戰，安都墜馬，齊人圍之，摩訶單騎大呼，直衝齊軍，齊軍披靡，安都乃免。霸先與吳明徹、沈泰等眾軍首尾齊舉，縱兵大戰，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，齊師大潰，斬獲數千人，相蹂籍而死者不可勝計。生擒徐嗣徽及其弟嗣宗，斬之以徇，追奔至於臨沂。其江乘、攝山、鐘山等諸軍相次克捷，虜蕭軌、東方老、王敬寶等將帥凡四十六人。其軍士得竄至江者，縛荻筏以濟，中江而溺，流屍至京口，翳水彌岸；唯任約、王僧愔得免。丁巳，眾軍出南州，燒齊舟艦。

戊午，大赦。己未，解嚴。軍士以賞俘貿酒，一人裁得一醉。庚申，斬齊將蕭軌等，齊人聞之，亦殺陳曇朗。霸先啟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。

侯平頻破後梁軍，以王琳兵威不接，更不受指麾；琳遣將討之。平殺巴州助防呂旬，收其眾，奔江州，侯瑱與之結為兄弟。琳軍勢益衰，乙丑，遣使奉表詣齊，並獻馴象。江陵之陷也，琳妻蔡氏、世子毅皆沒於魏，琳又獻款於魏以求妻子；亦稱臣於梁。

齊發丁匠三十餘萬，修廣三台宮殿。

齊顯祖之初立也，留心政術，務存簡靖，坦於任使，人得盡力。又能以法馭下，或有違犯，不容勳戚，內外莫不肅然。至於軍國機策，獨決懷抱；每臨行陣，親當矢石，所向有功。數年之後，漸以功業自矜，遂嗜酒淫泆，肆行狂暴；或身自歌舞，盡日通宵；或散發胡服，雜衣錦彩；或袒露形體，塗傅粉黛；或乘牛、驢、橐駝、白象，不施鞍勒；或令崔季舒、劉桃枝負之而行，擔胡鼓拍之；勳戚之第，朝夕臨幸，遊行市裡，街坐巷宿；或盛夏日中暴身，或隆冬去衣馳走；從者不堪，帝居之自若。三台構木高二十七丈，兩棟相距二百餘尺，工匠危怯，皆繫繩自防，帝登脊疾走，殊無怖畏；時復雅舞，折旋中節，傍人見者莫不寒心。嘗於道上問婦人曰：「天子何如？」曰：「顛顛癡癡，何成

天子！」帝殺之。

婁太后以帝酒狂，舉杖擊之曰：「如此父生如此兒！」帝曰：「即當嫁此老母與胡。」太后大怒，遂不言笑。帝欲太后笑，自匍匐以身舉床，墜太后於地，頗有所傷。既醒，大慚恨，使積柴熾火，欲入其中。太后驚懼，親自持挽，強為之笑，曰：「向汝醉耳！」帝乃設地席，命平秦王歸彥執杖，口自責數，脫背就罰，謂歸彥曰：「杖不出血，當斬汝。」太后前自抱之，帝流涕苦請，乃笞腳五十，然後衣冠拜謝，悲不自勝。因是戒酒，一旬，又復如初。

帝幸李後家，以鳴鏑射後母崔氏，罵曰：「吾醉時尚不識太后，老婢何事！」馬鞭亂擊一百有餘。雖以楊愔為宰相，使進廁籌，以馬鞭鞭其背，流血浹袍。嘗欲以小刀鋭其腹，崔季舒托俳言曰：「老小公子惡戲。」因掣刀去之。又置愔於棺中，載以□車。又嘗持槊走馬，以擬左丞相斛律金之胸者三，金立不動，乃賜帛千段。

高氏婦女不問親疏，多與之亂，或以賜左右，又多方苦辱之。彭城王浟太妃爾朱氏，魏敬宗之後也，帝欲蒸之，不從；手刃殺之。故魏樂安王元昂，李後之姊婿也，其妻有色，帝數幸之，欲納為昭儀。召昂，令伏，以鳴鏑射之百餘下，凝血垂將一石，竟至於死。後啼不食，乞讓位於姊，太后又以為言，帝乃止。

又嘗於眾中召都督韓哲，無罪，斬之。作大鑊、長鋸、坐刀、碓之屬，陳之於庭。每醉，輒手殺人，以為戲樂。所殺者多令支解，或焚之於火，或投之於水。楊愔乃簡鄴下死囚，置之仗內，謂之供御囚，帝欲殺人，輒執以應命。三月不殺，則宥之。

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，帝謂楊愔曰：「此愚人，何敢如是！」對曰：「彼欲陛下殺之，以成名於後世耳。」帝曰：「小人，我且不殺，爾焉得名！」帝與左右飲，曰：「樂哉！」都督王紘曰：「有大樂，亦有大苦。帝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對曰：「長夜之飲，不寤國亡身隕，所謂大苦！」帝縛紘，欲斬之，思其有救世宗之功，乃捨之。

帝游宴東山，以關、隴未平，投杯震怒，召魏收於前，立為詔書，宣示遠近，將事西行。魏人震恐，常為度隴之計。然實未行。一日，泣謂群臣曰：「黑獺不受我命，奈何？」都督劉桃枝曰：「臣得三千騎，請就長安擒之以來。」帝壯之，賜帛千匹。趙道德進曰：「東西兩國，強弱力均，彼可擒之以來，此亦可擒之以往。桃枝妄言應誅，陛下奈何濫賞！」帝曰：「道德言是。」回絹賜之。帝乘馬欲下峻岸入於漳，道德攬轡回之。帝怒，

將斬之。道德曰：「臣死不恨！當於地下啟先帝：論此兒酣酗顛狂，不可教訓！」帝默然而止。它日，帝謂道德曰：「我飲酒過，須痛杖我。」道德抶之，帝走。道德逐之曰：「何物人，為此舉止！」

典御丞李集面諫，比帝於桀、紂。帝令縛置流中，沉沒久之，復令引出，謂曰：「吾何如桀、紂？」集曰：「向來彌不及矣！」帝又令沉之，引出，更問，如此數四，集對如初。帝大笑曰：「天下有如此癡人，方知龍逢、比干未是俊物！」遂釋之。頃之，又被引入見，似有所諫，帝令將出要斬。其或斬或赦，莫能測焉。內外憯憯，各懷怨毒。而素能默識強記，加以嚴斷，群下戰慄，不敢為非。又能委政楊愔，愔總攝機衡，百度修敕，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，政清於下。愔風表鑒裁，為朝野所重，少歷屯□厄，及得志，有一餐之惠者必重報之，雖先嘗欲殺己者亦不問；典選二十餘年，以獎拔賢才為己任。性復強記，一見皆不忘其姓名，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，愔曰：「卿前在元子思坊，乘短尾牝驢，見我不下，以方麴障面，我何為不識卿！」漫漢驚服。

秋，七月，甲戌，前天門太守樊毅襲武陵，殺武州刺史衡陽王護；王琳使司馬潘忠擊之，執毅以歸。護，暢之孫也。

丙子，以陳霸先為中書監、司徒、揚州刺史，進爵長城公，餘如故。

初，余孝頃為豫章太守，侯瑱鎮豫章，孝頃於新吳縣別立城柵，與瑱相拒。瑱使其從弟廁守豫章，悉眾攻孝頃，久不克，築長圍守之。癸酉，侯平發兵攻廁，大掠豫章，焚之，奔於建康。瑱眾潰，奔湓城，依其將焦僧度。僧度勸之奔齊，會霸先使記室濟陽蔡景歷南上，說瑱令降，瑱乃詣闕歸罪，霸先為之誅侯平。丁亥，以瑱為司空。

南昌民熊曇朗，世為郡著姓。曇朗有勇力，侯景之亂，聚眾據豐城為柵，世祖以為巴山太守。江陵陷，曇朗兵力浸強，侵掠鄰縣。侯瑱在豫章，曇朗外示服從而陰圖之，及瑱敗走，曇朗獲其馬仗。

己亥，齊大赦。

魏太師泰遣安州長史鉗耳康買使於王琳，琳遣長史席豁報之，且請歸世祖及愍懷太子之柩；泰許之。

八月，己酉，鄱陽王循卒於江夏，弟豐城侯泰監郢州事。王琳使兗州刺史吳藏攻江夏，不克而死。

魏太師泰北渡河。

魏以王琳為大將軍、長沙郡公。

魏江州刺史陸騰討陵州叛獠，獠因山為城，攻之難拔。騰乃陳伎樂於城下一面，獠棄兵，攜妻子臨城觀之，騰潛師三面俱上，斬首萬五千級，遂平之。騰，俟之玄孫也。

庚申，齊主將西巡，百官辭於紫陌，帝使槊騎圍之，曰：「我舉鞭，即殺之。」日晏，帝醉不能起。黃門郎是連子暢曰：「陛下如此，群臣不勝恐怖。」帝曰：「大怖邪？若然，勿殺。」遂如晉陽。

九月，壬寅，改元，大赦。以陳霸先為丞相、錄尚書事、鎮衛大將軍、揚州牧、義興公。以吏部尚書王通為右僕射。

突厥木桿可汗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渾，魏太師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，至番禾，吐谷渾覺之，奔南山。木桿將分兵追之，寧曰：「樹敦、賀真二城，吐谷渾之巢穴也。拔其本根，餘眾自散。」木桿從之。木桿從北道趣賀真，寧從南道趣樹敦。吐谷渾可汗誇呂在賀真，使其征南王將數千人守樹敦。木桿破賀真，獲誇呂妻子；寧破樹敦，虜征南王，還，與木桿會於青海，木桿歎寧勇決，贈遺甚厚。甲子，王琳以舟師襲江夏；冬，十月，壬申，豐城侯泰以州降之。

齊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，有夫而濫奪者什二三。

魏安定文公宇文泰還至牽屯山而病，驛召中山公護。護至涇州，見泰，泰謂護曰：「吾諸子皆幼，外寇方強，天下之事，屬之於汝，宜努力以成吾志。」乙亥，卒於雲陽。護還長安，發喪。泰能駕御英豪，得其力用，性好質素，不尚虛飾，明達政事，崇儒好古，凡所施設，皆依仿三代而為之。丙子，世子覺嗣位，為太師、柱國、大冢宰，出鎮同州，時年十五。

中山公護，名位素卑，雖為泰所屬，而群公各圖執政，莫肯服從。護問計於大司寇於謹，

謹曰：「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，恩深骨肉，今日之事，必以死爭之。若對眾定策，公必不得讓。」明日，群公會議，謹曰：「昔帝室傾危，非安定公無復今日。今公一旦違世，嗣子雖幼，中山公親其兄子，兼受顧托，軍國之事，理須歸之。」辭色抗厲，眾皆悚動。護曰：「此乃家事，護雖庸昧，何敢有辭！」謹素與泰等夷，護常拜之，至是，謹起而言曰：「公若統理軍國，謹等皆有所依。」遂再拜。群公迫於謹，亦再拜，於是眾議始定。護綱紀內外，撫循文武，人心遂安。

十一月，辛丑，豐城侯泰奔齊，齊以為永州刺史。

詔征王琳為司空，琳辭不至，留其將潘純陀監郢州，身還長沙。魏人歸其妻子。

壬子，齊主詔以「魏末豪傑糾合鄉部，因緣請托，各立州郡，離大合小，公私煩費，丁口減於疇日，守令倍於昔時，且要荒向化，舊多浮偽，百室之邑，遽立州名，三戶之民，空張郡目，循名督實，事歸焉有。」於是並省三州、一百五十三郡、五百八十九縣、三鎮、二十六戍。

詔分江州四郡置高州。以明威將軍黃法□為刺史，鎮巴山。

十二月，壬申，以曲江侯勃為太保。

甲申，魏葬安定文公。丁亥，以岐陽之地封世子覺為周公。

初，侯景之亂，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，始興王毅以郡讓之而去。續部將皆郡中豪族，多驕橫，續裁製之，諸將皆怨，相與殺之。續宗人迪，勇冠軍中，眾推為主。迪素寒微，恐郡人不服，以同郡周敷族望高顯，折節交之，敷亦事迪甚謹。迪據上塘，敷據故郡，朝廷以迪為衡州刺史，領臨川內史。時民遭侯景之亂，皆棄農業，群聚為盜，唯迪所部獨務農桑，各有贏儲，政教嚴明，征斂必至，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。迪性質樸，不事威儀，居常徒跣，雖外列兵衛，內有女伎，挼繩破篾，傍若無人，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，臨川人皆附之。齊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，東至於海，前後所築三千餘里，率十里一戍，其要害置州鎮，凡二十五所。

魏宇文護以周公幼弱，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。庚子，以魏恭帝詔禪位於周，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，濟北公迪致皇帝璽紱；恭帝出居大司馬府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